

彰德府志卷之六

人物志第六



漢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遷諫大夫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門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首自請願後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命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司隸校尉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

文獻通考卷

自劉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霍諝字叔智鄴人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以為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商高其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敬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數奏梁冀事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轉少府廷尉卒

郭巨隆慮人家貧養母盡孝每供饌母必分哺孫巨謂妻曰兒分母饌母食不飽貧乏不能供乃埋其子闕地三尺得金一釜杜喬字叔榮林慮人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梁冀屬喬舉祀宮為尚書喬以宮臧罪名著遂不肯用宮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發內外喪氣群臣側足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

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在位數月以地震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怨之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

臺佟字孝威鄴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邵續字嗣祖安陽人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穎不納後為苟晞參軍除泌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數百人

文獻通考卷

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以續子乂為督護既而段匹磾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乂元帝以續為平原樂平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大興初匹磾率眾攻段末柸石勒知續孤危遣石虎乘虛圍續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眾出救虎伏騎斷其後遂為虎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使奉匹磾為主勿有二心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群官續被獲之後竺等與匹嬰城距寇勒屢遣虎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鴛與竺等悉見獲續竟遇害後魏孔伯恭鄴人以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任給事中後賜爵

濟陽男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攸之棄船走時吳喜公等率衆來援合戰大破俘獲萬計皇興三年改為散騎侍郎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卒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少與母居盡力孝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遊周文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參軍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廢帝二年進爵為公正右僕射出為相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自成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入為小司徒卒

趙輔和臨漳人少以明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神武崩葬有日

文獻通考卷

而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遠登車顧云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為儀同隋開皇中卒

隋陸彥師字雲房臨漳人彥師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成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氏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號其所住為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印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弟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為中山太守有惠隋高祖受禪拜尚書左

丞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卒于官

陸爽字開明臨漳人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為主簿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楊休之素叔德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興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五十三

杜正玄字慎徽弟正藏字為善鄴人自八世祖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受正玄尤聰敏開皇 試方略時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對無所屈素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

文獻通考卷

正玄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真秀才也正藏尤好學大業中應詔舉秀才正藏與兄弟數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正藏著文章體式時人寶之號為文軌乃至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為杜家新書正玄卒於豫章王記室正藏卒於下邑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五人俱至並授太學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啟發章句而已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惟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堯君素湯陰人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

擊卽將大業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屈突通拒唐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及通軍敗至城下謂君素曰當早降以取富貴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縣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素乃為木鵝置素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唐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龐玉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不濟

文獻通考卷

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臨大義分自當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後竟為左右所害

唐傅奕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卽位拜太史丞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

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武德七年止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死生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佛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佛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能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眾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誅

文獻通考卷

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能答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太宗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域點人爾欺誅愚頑以自神至入中國而殲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踈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叔僧之法慎勿為吾死當保葬奕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篇

戴胄字玄胤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為門下錄事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為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

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為府士曹叅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真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遷者盛集有詭資蔭胄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帝從其言胄數犯顏據正參處法意至析秋毫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胄明敏長于操

文獻通考卷

決無宿疑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帝將修復洛陽宮胄上疏諫為罷役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橐秘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帝為舉哀封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聘其女為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

張蘊古安陽人為幽州記室太宗即位上大寶箴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後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為妖言蘊古按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御史 紀劾奏好德兄為蘊古本州刺史蘊古阿意欲釋有罪上誅蘊古既而悔之令有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補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

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沙漠北方指南為島楚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此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三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詞過本書遠甚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太子云

鄧世隆相州人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戌河陽引為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為修史學士終著作郎李君羨武安人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為人率其屬歸高祖授

文獻通考卷

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為馬軍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即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予如君羨者突厥何足憂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未幾出為華州刺史後以讖見疑卒死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為世歆美調騎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擢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

子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辨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貶交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襄陽縣公正倫工屬文無子以兄子志靜為嗣五世孫羔羔子中立皆顯名

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父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羔憂號終日及兄兼為澤潞判官鞠獄有媪辨對不凡乃羔母因得奉養不知父墓晝夜哀慟它日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識其壠因是乃得葬元和中為萬年令時許季同為長安令京兆尹元義方責祖賦不時

文獻通考卷

繫二縣吏將罪之羔等辯列尤苦尹不為縱羔乃謁宰相請移散官憲宗遣中使問狀具對府政苛細力不堪奉詔皆免官奪尹三月俸議者以羔為直後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

中立字無為以門蔭歷太子通事舍人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卒謂宰相曰民間修昏姻不計官品而上闕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中立由是尚真源長公主中立數求自試憤憤不樂因言朝廷法令具備吾若不任事何賴貴戚撓天下法耶帝聞而異之轉太僕衛尉二少卿遷司農卿 急反為中傷左徙慶王傅久之復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答曰轂下百司養名不肯事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帝許之初度支度六宮殮錢移司農季一出付吏大吏盡舉所

給於人權其子錢以給之既不以時黃門來督責慢罵中立取錢納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為姦後遂以為法出為義武節度使舊僦車三千乘歲輓鹽海瀕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軍食足矣卒年四十八贈工部尚書中立居官精明吏下寒慄畏伏中雖坐累免及復用亦不為寬假其天資所長云

馮元常安陽人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劔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順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官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偽不可以示群臣后怒出為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徙眉州刺史劔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

文獻通考卷

山谷元常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錄功卒為酷吏周興所陷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

元淑及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咸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源乾曜臨漳人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射禮乾曜以為聖王制禮教民古之擇士先觀射禮以考德行以中祭

祀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恡費而舊典為虧是計財而廢禮也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絰棒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八年復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并求京職後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後授少傅安陽郡公卒贈幽州大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厯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為相十年與張嘉貞張銳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為寬平惇大姜 為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

王同皎安陽人長安中尚中宗女安定郡主桓彥範等誅二張

文獻通考卷

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即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猶豫同皎即扶上馬後至玄武門斬關入兵遂誅易之等帝復位擢右千牛衛將軍封琅邪公駙馬都尉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李浚等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延慶善外姝婿宋之遜之遜子曇因得其實之遜兄之問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三思遣李浚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知即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同皎且死神色自如後太子重浚誅三思天下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謚曰忠莊

盧從愿字子龔臨漳人擢明經為夏尉又舉制科高第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興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摘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首名故號前有裴

馬後有盧李後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終身卒

李傑本名務光滄陽人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遷累大官員外郎為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為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內子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埭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于道內恃玄宗姪婿與所親楊仙王共歐辱之傑訐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杖殺昕等謝百官降書尉傑以護作喬陵封武威縣子初傑引

文獻通考卷

侍御史王旭為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反為所構出為衢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為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邵說安陽人已擢進士未調陷於史思明逮朝儀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累遷秘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亂出入一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治宜建徽號以承天意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在職以才顯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冤為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儀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父喪客高郵卧苫終制地下濕因得痺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為監察御史轉駕部員外郎清慎介特澹如也稍遷審歛二州刺史歛人牛馬生駒犢官籍蹄噉故吏得為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

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太和四年繇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拜右散騎常侍每遷官輒讓形於色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廷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况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撓繇此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為魏州刺史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便利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滏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命

五代范延光字子環臨漳人唐明宗為節度置延光麾下而未之竒也後使間行通書莊宗有功因使求兵至河上為梁兵得

文獻通考卷

下延光獄擄掠數百終不肯言晉事及莊宗入汴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天福二年六月延光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攻之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銳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高祖心不欲使在京師乃遣宣徽使劉處讓諷使繫其帑歸河陽河南留守楊光遠利其財貨欲圖之光遠子承勳知河陽事壯士驅延光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

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傅

王峻字秀峯安陽人初事三司使張延朗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悉以朗貲產賜之因得事漢高祖即位拜客省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為監軍太祖入立拜右僕射門下侍郎峻自為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已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後竟坐是貶商州司馬卒

宋韓令坤武安人父倫許州行軍司馬有罪當棄市令坤泣請於世宗得流海島令坤少隸周祖帳下世宗即位令坤累遷定武軍節度世宗命宰相李穀將兵征淮南令坤與李重進合兵擊敗吳人世宗親征遣令坤及白延遇等襲揚州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騎數百遮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安堵以令坤知州事南唐將陸孟俊軍逼揚州令坤棄城走世宗怒命宋太祖與張永德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援至復入城

文獻通考卷

守與孟俊兵戰大敗之擒孟俊俄與向拱下壽州宋初移領天平軍加同平章事太祖親征李筠詔令坤率兵屯河陽又從討李重進建隆二年改成德軍節度將赴鎮上於別殿置酒餞之乾德六年疽發背卒年四十六令坤有才略識治道與太祖同事周室情好親密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聞令坤墓在武安德義里

韓重贇武安人少以勇武隸周太祖麾下後從世宗以功遷虔州刺史宋初以翊戴功擢為永州防禦使乾德四年太祖郊祀以為儀仗都部署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為腹心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必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為陛下將親兵者重贇得不誅五年二月出為彰德軍節度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過其郡重贇迎謁於王橋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眾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必由此路入卿為我

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命為北面都部署重贄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丹兵于定州見重贄旗幟大駭欲引去重贄乘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七年卒贈侍中子崇訓崇業

崇訓字知禮重贄子也乾德中以蔭補官出權知麟州在邊凡二十五年以勞擢河北都轉運使累破契丹兵官至右龍武軍大將軍領詔防禦使卒年五十六崇訓為人長厚謙畏未嘗忤物子允恭禮賓副使有謀略好學

崇業字繼源以蔭補供奉官選尚秦王廷美女雲陽公主卒年四十一

蔡審廷武安人少能騎射周顯德初擢鐵騎副兵馬使從世宗戰高平有功遷軍使宋乾德初授冀州刺史審廷訓練士卒甚整太祖過鎮陽見於行在所賜名馬寶劍開寶八年卒年六十

文獻通考卷

九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頗涉學問周世宗鎮澶淵辟司法參軍有盜五人獄具丕疑其冤緩之不數日果獲真盜世宗即位改右班殿直自陳本以儒進願受本資官世宗曰方今用武籍卿幹事宋太祖即位改作坊副使太祖語丕曰作坊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丕在職盡力典工作十餘年修劬器械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及改繡衣鹵簿亦專敕丕裁製丕撤本坊舊屋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馬骨歲得錢七千餘緡工匠有喪者均給之太祖幸洛郊祀三司使王仁贍議顧民車牛運法物太祖以勞民召丕議之丕請棟本坊匠少壯者二千餘分為遞鋪輸之時以為便雍熙四年冬出為黃州刺史還朝召對便坐因自述願授臺省職太宗面諭曰知卿本儒生然清望官奉給不若刺史之優也淳化初改襄州刺史境內

久旱不以誠禱之二夕雨沾足明年召還屢求退居西洛不許
四年判金吾街仗初六街巡警皆用禁卒至是詔左右街各募
卒千人優以廩給傳呼備盜不以新募卒引對遂分四營設都
如禁兵制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丕好歌詩頗與士大夫遊接
南唐王李煜妻卒遣丕充弔祭使且使觀其意趣煜邀丕登昇
元閣賦詩丕曰朝宗海浪拱星辰以風動之太宗嘗賜詩令丕
與柴錫和焉

劉用相州人曉音律善騎射事太宗于樞密府銓補軍職立戰
功累遷祁州刺史真宗咸平中為高陽關副都部署時烽候數
警用建議益邊兵俟其南牧即率饒銳出其東路以牽制其勢
因圖上地形上召宰相閱視可其奏景德初真宗北征用以城
守勞進爵邑歷知齊陳潞三州大中祥符二年卒

韓國華字光弼安陽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監察御史雍

文獻通考卷

熙中太宗將北征以高麗接遼境屢為其所侵曰安得勇而善
辭令者為我論高麗出兵西攻以其力則事可集既而曰揣廷
臣非國華不可乃假太常少卿齋詔諭之且令發兵西會既至
其俗頗獷鷙恃險遷延未即奉詔國華移檄諭以朝廷威德宜
亟守臣節否則天兵東下無以逃責於是俯伏聽命即遣其大
相韓光元輔趙抗領兵數萬渡溟江以侵契丹復以書問曰深
入攻之姑挑戰也王報曰已深入矣使還天子大喜賜緋魚改
右拾遺直史館判鼓司登聞院俄充三司開封推官淳化二年
契丹請和朝議疑其非實遣國華使河朔以察之既至盡得其
詐以聞後為兵部員外郎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徙陝西路舊
制川陝官奉緡悉支鐵錢資用多乏國華奏增其數知河陽潞
州轉運使言其善綏輯供億幹辦詔獎之景德中假秘書監使
契丹後以右諫議大夫知泉州大中祥符四年卒年五十五賜

其子琬出身國華偉儀觀性純直有時譽子琚琰琦並進士及第

琦字稚圭以仁宗天聖初第二人登第遂以文學忠義為王曾所知後與范仲淹同立朝天下稱朝廷之賢必曰韓范慶曆中天子嘗開天章閣召大臣八人給紙筆訪以政事琦與范公及富弼杜衍同預顧問徂徠石介獻慶曆得賢頌至和中以武康之節來治鄉郡未幾天子復召為樞密使遂遷集賢昭文二相時仁宗春秋高國嗣未立朝廷上下皆知憂之而大臣莫敢有言者琦獨引太祖皇帝故事力陳於上上遂自藩邸召英宗立為皇子明年仁宗崩英宗即位海內翕然稱為社稷勲業後五年懇辭上宰再乞鄉郡天子不得已寵兩鎮節旄琦復堅辭遂改淮南節度使王安石守金陵以書賀曰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為

文獻通考卷

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壽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靖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未有 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熙寧末年六十八薨天子震悼欲命陪葬山陵以其家懇辭乃命內都知張茂則護喪事歸葬安陽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於相守墓焉琦事著世多有故不具錄五子忠彥最知名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為秘書丞召試館職徽宗時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

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敘之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曾布所讒搆言者因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後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弟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徽猷閣直學士粹彥吏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嘉彥尚主駙馬都尉子治徽宗時為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

肖胄字似夫以蔭補承務郎後除直秘閣知相州代父任居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為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入為祠部郎嘗言中原未復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廢若廣修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紹興二年詔百

文獻通考卷

官各言裕國強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窠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則無失陷矣今養兵之費本人亡而冒請者眾願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入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彊軍聲大振誓當雪讎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肖胄至全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

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十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提舉洞霄宮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為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氈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

浩忠獻公孫以奉直大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忠獻五世孫同卿女為寧宗后後以慶遠軍節度使卒加太尉謚恭靖舊史稱其善遠勢云

陳貫字仲通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少個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擢實高第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戢

文獻通考卷

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覆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飢出職田粟賑飢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歸貫上書請自今令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劬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真宗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走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闕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廩給賜予

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為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偽地勢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略子安石

安石字堅石以蔭瑣廳及第攝師郎延能用詘者敵動靜輒先聞嘗救邊民成嚴既而數萬奄至無所獲而去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河東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畀之券使隨所得質易鬻畢而歸券私販為減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可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秦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

文獻通考卷

其專詔置獄於潞俄而他路糧饋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湏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阻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曩弊遂為後法出知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蘇寀字公佐滄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社行為大理評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輒盜其柩歸社法當死寀曰子取母社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遷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羗馬羗轉買蜀貨猾駟上下物價肆為姦漁寀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絕擢侍御史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宴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寀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徹樂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寀長於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讞議受詔

獎

張君平字士衡滎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官以戰功遷右班殿直擢閣門祇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兵百餘萬從之天聖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群寇君平請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是行者無患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卒論者惜之錄三子官子鞏皇祐中尚書虞部員外郎管勾汴口嗣其父職

竇舜卿字希元安陽人以蔭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為白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為報舜

文獻通考卷

卿驩然相許不自以為功湖北蠻徭彭仕義叛徙為鈴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富州蠻將萬年州據石谿崖舜卿選壯士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萬年州斃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願內附特為此輩所脅今死矣何以多殺為引兵入北江仕義降加殿前都尉候熙寧中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宮卒年八十八謚曰康敏

陳薦字彥升武安人登慶曆三年進士為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文致殺二人以追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賞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神宗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

橫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為之還判流內銓太常議學校首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為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為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為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薦墓在武安蘄固里宋史載薦

為沙河人蓋沙武接境武安嘗隸邢州也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能盡其術

文獻通考卷

同死朔望祭其家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陶俊賈進和殺賊首張超康王補承信郎靖康初破敵軍于侍御林轉成忠郎至滑南乘劉浩馬從百騎斬敵梟將遷秉義郎建炎二年戰開德復戰曹州皆有功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言乘二聖蒙塵未久寇穴未之際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帥一心中原可復書奏大忤用事臣奪官歸田里詣河北招撫使張所飛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金勢盛彥不敢進飛怒起獨引所部擊之擒千戶阿里孛又殺金帥黑風大王飛自知為彥所疑仍歸宗澤建炎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又戰汜水皆大捷三年春破賊首王善曹成等五十萬衆冬十一月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寇烏江留守杜充不出飛領兵二萬與金

戰諸將皆潰去會暮後援不至飛灑血厲衆曰我輩當以忠義報國出此門者斬士固有異志與兀朮六戰皆捷四年飛破金人于常州遣辯士說降群盜斬其不從者夏四月金人再犯飛四擊皆捷六月獻俘行在紹興元年飛與張俊合兵討李成降其卒五萬又襲破之於茂林賊衆敗降二年飛擊曹成于賀州大破之張憲擒其將楊再興飛命解縛曰汝當忠義報國再興後卒死國事三年平李宗亮討虔寇既擒固石洞賊彭友等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四年除兼荆南岳鄂州制宜使復郢州諸郡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九月兀朮劉豫入寇飛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金衆奔潰追殺都統之副廬州遂平五年以八月平楊么進封開國公六年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遣楊再興追金兵至西京長水縣斬孫都統擒滿在再戰孫洪澗破之劉豫等合兵七十萬犯淮西飛奉詔即行屢

文獻通考卷

戰大捷召赴行在所七年數見上論恢復之畧以為先去劉豫然後可圖金願假月日必能成之上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不合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山廬於母周國夫人姚氏墓側詔屬吏造廬以死請俾復其位因言錢唐僻在海隅非用武地宜建都上游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用命不報是年飛以謀間劉豫於兀朮飛奏宜乘廢豫之際以取中原不報八年詔飛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飛白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藏上默然秦檜聞而銜之九年春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戶已而金人果叛盟犯拱亳諸州飛命王貴暨子雲禦之皆捷又破兀朮拐子馬貴殺兀朮壻夏金吾飛使梁興又敗金人于朱仙鎮飛欲乘時討滅秦檜沮之力請于上詔班師十一年兀朮韓常兵與偽龍虎大王渡淮駐廬州上命飛討之兀朮望

風遠遁既而秦檜竟欲就和議患諸將不同已用范同策召三將論功行賞飛至行在授樞密副使張俊憾其軋已乃說檜謂飛不死已必及禍遂殺飛其子雲亦棄市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寇還二聖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至數斗不亂帝常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吳玠飭名姝遺飛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宴然取樂時耶却不受帝嘗欲與飛營第飛辭曰金人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躬為病卒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而育其孤凡有班犒均給軍吏善以少擊衆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張俊常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飛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

文獻通考卷

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以此得禍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手握鐵椎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長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雲弟霖霖子珂善為文雄健自成一著程史十五卷愧郊錄十卷金佖粹篇五十八卷又集解小戴記官至嘉興知府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劫殺金人有功借補承信郎建

炎初從張琪歸留守宗澤紹興元年引叛掠饒州呂頤浩招降之琪既聽命而中變執總管巨師古將殺之興密諭所部挾師古同其妻游騎而馳夜歸頤浩頤浩義之請于朝授武義郎從劉錡守昌復宿亳等處累遷荆湖南路都監紹興三

十二年金人渝盟興隸都統王權麾下遇金兵五百騎于廬州之定林興戰却之生女直鶻殺虎金主亮兵渡淮權遣興拒之興與金人遇於尉子橋金人以鐵騎進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嚴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統領戴皋帥馬軍引避初李二者嘗有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二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狂奔之父子俱死馬詔贈容州觀察使立廟戰所賜額旌忠開禧元年戶部侍郎趙善堅言近詢故老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於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

文獻通考卷

十輩吾屬敢前乎興忠勇如此宜超加爵謚於是賜謚忠毅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中女為光宗后初道引軍依襄陽鎮撫使桑仲仲奏于朝授閣門宣贊舍人仲為霍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橫率兵縞素圍明于郢明亡去劉豫遣人持書招道道不從執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怒遣將楊楷攻道道拒破之除知隨州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能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道棄隨南歸至江州詔道屬岳飛為選鋒軍統制入唐州擒偽將從飛收復襄陽等郡累至御前諸軍統制武興蠻楊再興連歲寇掠道破其眾擒再興及其二子遷保寧軍承宣使後為湖北副總管卒贈太尉謚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金胡礪字元化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為軍士所掠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礪

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礪督教不倦學者稱其程文為元化格皇統初為河北四路轉運都勾判官礪性剛直無少屈行臺平章政事高禎之汴道真定燕于漕司礪欲就坐禎責之礪曰公在政府則禮絕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禎曰汝他日為省吏當何如礪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壯其言改謝之改同知深州軍州事郡守蔑視僚屬礪常以禮折之守愧服郡事一委于礪州例置弓手百餘歲取民錢五十餘萬為顧直其人皆市井無賴以迹盜為名所至擾民礪罷之繼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為備礪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為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再補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

文獻通考卷

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礪以令對且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後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海陵數遣使臨問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蔭補官宋宣和中太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金除河內令時歲饑盜起競設方略以購賊不數月盡得之夏秋之交沁水泛溢歲發民築堤豪民猾吏因緣為姦競覈實之減費幾半皇統初召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競以行狀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為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為真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已出欲令百官避故事親王用紫羅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是事竟不行海陵由是重之後至翰直學士禮部尚書卒競博學

能文善草隸書作大字或廣丈餘而結密如小楷宮殿題榜皆
競筆也

胡景崧字彥高武安人十歲喪父哀毀疾擢大定二十五詞賦
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官持旨陞即墨令縣治瀕海土饒而俗
惡崧清介自律人莫敢犯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為苦
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崧痛繩之強暴帖然初縣廨在古城
隅有狐禍崧至遂絕民刻石頌德遷河南府推官偃師送強寇
數十尹以下謂此寇為民害久亟欲除之崧疑為平民緩其獄
尹怒強出囚於市且以緩讓崧崧執議之次忽有馳報偃師獲
正賊者尹慚謝召為大興推官往大興獄犴填滿崧蒞職不三
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後官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
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石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重為主
典者累崧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搆配之數悉從蠲貸入為

文獻通考卷

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戶部員外
郎蘇某鞠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崧決之蘇法吏專事撻掠囚不
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崧至東平有司供獄具有蝎
籠大匱之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為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
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
人而已泰和六年為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陞辭以例言
三事皆天下大計非例所當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
人斯可垂拱而治其二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
不報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夤緣至宰相者
改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郡國蝗中使四出掩捕獨崧所治近
城三十里無有 煩報蝗入縣境崧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罪在
守令幸無毒平民顧盼之際蝗去無留者大安初遷 知東平
府路兵馬都總事以崇慶二年卒年五十有九崧美丰 善談

論臨事剛嚴而推誠接物

餘百口同

崧四世崧郵睦

之小大無聞

舉學校崧所在必課諸生

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奇傑士
孫祇遜別有傳舊志作胡嵩令據遺山集正之正德末孝明村

民得胡氏志石亦作景崧

韓玉字溫甫相人明昌五年舉進士入翰林為應奉應制一日
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家
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授同知陝西
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
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
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人五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
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
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

文獻通考卷

直以都城隔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為可用亦欲為勤王
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
繼緣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
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
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
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公只一軍行有
日矣將有違約國朝人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使
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之遂寘極刑公直曾為書
約玉玉不預知其書乃為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玉軍且疑預公
直之謀即實其罪玉竟死子不疑字居之誓不祿仕藏其父臨
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
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溫石字如石相人生於金大定中幼孤確重少諧戲八歲與其

兄同受論語孝經孟子毛詩小戴禮記年仁六兄死石奉母居郡南薛家莊其母亦安農自守石與從子二蚤夜耕作脩治廬落榆接桑周匝前後母大說村落化之修行孝讓鄉人爭者待石而決不之官府嘗母上塚母曰吾他年歸此白揚號風得無懼乎後母以天終石自穿土起墳既葬親從勸令歸石曰營緝未就姑待之時石已骨立親舊恐其遂死他日又造墓固勸令歸石曰祥而歸未晚也竟至禫祔當時廬側設竈且作粥一盂析為三食之不復舉火負土累月鄉人願代之石稽顙謝曰非石願也墓邇通衢旅行旁午好事者來吊賻以果茶石稽顙謝不受石有姑賢既除喪入城謁姑姑泣而勞之石亦泣曰白揚之懼吾母嘗言之石今即殞滅無能報母恩願嘗聞人言持齋誦經者可資冥福吾為羽客何如姑責之曰汝讀書胡為出言哉汝徒知感慕耳而無後罪大今汝無嗣而汝妻又先

文獻通考卷

汝死汝復棄家鰥身汝母誰祀言未既石流涕曰受命矣迺復與其從子耕取妻生二子玠珪皆能文章石年七十歲時享祭器具必親滌七十一年而卒

趙秉文字周臣涇陽人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累官至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坐上書論事廢後起為度支判官泰和二年召為翰林修撰三年改平定州刺史前刺史聞將至先扞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為政寬簡旬月盜息屏跡歲飢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大安初北兵南嚮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為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上曰秉文宿

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券滯塞蓋朝廷
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宜立回易
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
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定九年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
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
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來有司惟守格法所取
之文卑陋陳腐稍涉奇峭即遭絀落貞祐初秉文為省試得李
獻能賦格律稍陳詞藻頗麗擢為第一舉人愬於臺省以為趙
一大壞文格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
吾年復為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
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再進見從容為
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哀宗即位兼說書
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

文獻通考卷

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為赦文以布
宣悟悔哀痛之息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為表秉文曰春秋新
宮火三日哭令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
老日以時事為憂聞事便於民及士可用者大則拜章小則為
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開興改元詔閣卷皆能
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是年五月任辰卒年七十四秉
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
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
各十卷資暇錄十五卷文章號滄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
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七言長詩筆勢縱放律詩壯麗五言古
詩則沈鬱頓挫草書遒勁為人誠且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
嘗以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

田確字叔堅安陽人家素貧而有志好學確貌修偉常縣鏡生

側時自照曰豈有人如此而終貧且賤乎果登第天 統間
積官至吏部尚書初浙人王礎登第再 礎欲引礎礎固辭
退謂曰田君疾惡已甚 隙成矣其能免乎既而果起大獄礎
死獄中嗟 蹇之時非謙則默其何以居哉不然委而去之
可也

張正倫字公理湯陰人年十二背誦五經登泰和二年進士調
鄆城簿逋賦十二萬配之貧民正倫悉除之再調壽張時用兵
科役無適正倫差次為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戶有
田帖揭榜通衢民自赴官諸縣皆來取法境內多營屯武官主
兵挾勢橫恣民訴之縣令佐申送軍中俗號就彼論官司民久
苦之一日閤者白百夫長夜破鑰挾兩妓出正倫曰昏夜破鑰
必賊也遣使縛還擄掠數百千夫長俱來請罪約後不敢乃釋
之興定三年為陝西東路轉運使汾晉陷沒正倫言宜選才望

文獻通考卷

如郭文振胡天祚張開之者略依古制封 使自為戰守果用
其計益封九公以母老丐歸卜居渭南五年關中兵起行臺檄
為軍兵都提控聽自招募正倫移兵州縣得兵五千所部肅然
無盜明年敵退京兆取其軍隸帳下令曰選鋒秋共復至行臺
又檄守箭谷若兵仗取具倉卒敵至正倫獎勵將士親當矢石
是時六十柵俱殘破獨箭谷完活避難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
復河中行臺驛召正倫詣軍前尚書省六部事亂後百姓逃匿
正倫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以用兵所以衛爾等勸出所有餉
軍皆感泣用命時城陷又復帥府恨忿以威劫民用法殊慘正
倫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是正大元年召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
總三路都水事有都水官冒河禁貿易曹單致皆累數萬且盜
官錢賂權貴正倫疏其奸卒罷去巨猾楊鐸韓祖謙劉汝楫以
殺人繫重賄法官宿留不決正倫至即戮于市遷右司郎中平

陽公府騎兵十人以事至葛伯若克卒高敏等利其馬及衣仗掩殺之詐為招撫使高倫曰此皆敵人偵伺卒也倫信之即聞官後事敗坐倫為首謀倫自誣服上問正倫對曰今倫家人訴殺人時倫在河南飲酒報至乃還何得為首惡且罪疑惟輕厚之至也時久旱帝命赦倫破械而雨七年以戶部侍郎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潰陽翟正倫間關至闕乞斬樞密副使合喜上廢喜為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未幾汴京不守正倫柴車北歸結廬洹上左右圖史不以世事榮懷癸卯歲卒年六十八正倫嘗建議國家兵力日減守猶可支戰則不足今大敵在近毋遠圖宋五代以來都汴恃恃河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家取宋河足恃邪宜徙都關中按秦之舊進可圖恢復退不失為自強不然亦當駐蹕河朔以係人心其次莫若都河中此中夏腹心背負全秦總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臺河南本固則國勢張矣時不能用

文獻通考卷

曹珏字子玉涇陽人資稟篤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後居方城二十年以教授為業嘗再娶未久婦卒其父哀悼成疾珏往候之問之所親云父初不病痛女甫嫁而死徒捐奩具耳珏盡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卒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勅家人毋得竊視事定其人復來授篋驗之貯金滿中封識宛然正大末用薦者言以文行徵會兵起不果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自保人誣其叛州將捕係罪且不測珏赴州治為申理之郭得亡罪而珏幾為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珏擇其尤貧病者留養之全活者眾群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曉之曰爾曹獨不愧曹先生父子邪後居襄陰自號鷺鷥老人有卷瀾集二卷子國器愿信有父風時又有靖天民字達卿徙居原武亦知名

元胡祇遜字紹開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名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累官至應奉翰林文字調右司員外郎時阿合馬當國進用羣下官事冗煩祇遜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為太原路治中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蒞職乃以最聞改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為不軌者祇遜察其寃坐告者十九年為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戶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偽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以其言著為定治濟寧移治鉅野久經兵戈民俗朴野祇遜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為講論久之治以最稱升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勵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天倫之重不已則繩以法召拜翰林學士不赴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未幾

文獻通考卷

以疾歸後以耆德第一人徵不就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文靖子持太常博士所著有周易直解紫山集

蔡珍安陽人父興幼隸軍籍與老以珍代之珍素驍勇累以戰功授忠顯校尉管軍總把是年冬扈駕駐黑城珍遣兵士儲芻藁築土室軍府賴其用道遇凍者必扶密室溫煦之軍糧必為樽節不使頓絕以致饑困白海初建行營命珍督役卒事民不知擾雖草木無損帝臨幸問其故近臣以蔡珍號令嚴肅為對帝嘉之賞以鈔若干元貞元年進階武略俄告老

郭昂字彥高林州人習刀槊能挽強稍通經史工詩至元二年上書言事平廉希憲材之授山東統軍司改經歷轉沅州安撫司同知佩金符招降溪洞八十餘柵播州張華聚眾容山昂率兵屠之山獠水猫土獠諸洞盡降十六年以諸洞酋入朝進安遠大將軍狗沅州西南界復新化安仁二縣擒劇賊張虎縱之

曰汝非吾敵願降即來不然吾復擒汝不難也明日虎降併其衆三千餘人悉使歸民籍軍還衆獻金不受至江陵衆委金而去昂悉上之行省宰臣令藏於庫以示諸將二十六年江西盜起昂討之進逼南安諸蠻立大平寨而還會大飢以賊首家資分賑之授萬戶賜金虎符鎮撫州未幾省檄昂赴廣平監造戰船至廣東界遇盜移檄諭以禍福廣東素服其威信及見其檄即俱降授廣東宣慰卒年六十一

安祐磁州人弱冠上書元世祖言當世事上在六盤山即日召見與語奇之授近侍官每使治事規模條理秩秩官至集賢大學士贈平章政事封興國公謚文康

謝文蔚字真卿安陽人以縣吏為江南行省掾以功授府判再遷行臺監察御史杭州沙萬戶因取財殺人凡二十七人亡所訴文蔚劾之方款服乃重賄當路免反誣文蔚以他事械係北

文獻通考卷

上死獄中已而沙萬戶以惡疾暴死

許熙載字獻臣湯陰人七歲孤母宋氏年二十八守節挈之依外家舅叅湖廣行省熙載因就學東南行省聞其才辟德慶提控州將禦撩出熙載守城中饑熙載比馳狀請粟先發賑貸俾鹵至有愬非辜者渠帥利所獲不聽熙載曰寇徒脅從尚在理出况本王民而不矜貸由是有左驗者咸免調永衡二路提控永尚鬼巫里社昇土木偶相昏服食供具甚費熙載毀淫祠百取其材以給公署時誅安仁盜袁舜宥其黨民有越若竊攘者有司以強論熙載曰彼從為亂猶貴殊死此因亂而盜乃服上刑不平民得減罪范重二者過其友家懷其供佛器歸其友踪跡急乃慚而密返之讞實赦又至吏猶欲墨其臂熙載曰詞未送官物先入主法不當墨范卒為善士調長沙稅使羨增者秋毫送官進撫州照磨改會福院撫州豪民龔胡者偽造楮幣十

餘年轉售浙閩事已暴計感首官官又索其家闕地得宿用板
印緹倍所首者五詔處死龔厚賂祈免官已議末減熙載曰首
寡隱多與未首同竟殺龔熙載作綵衣奉母母病力求解官侍
疾為幕官四十年市米以養親故規之曰祿薄母老何用獨介
為也熙載笑曰廉臣節也可分大小邪且禮不曰小臣廉乎及
母歿慟幾死者屢殯原上苦塊以居嘗晝坐直木下如泥塑人
樵豎迫視之乃驚年五十時祭必哀喪併釋法人始疑其儉已
見其厚終嚴祀皆願學焉卒年六十七著文教六卷經濟錄四
卷文曰東岡小彙子有恒字可久大理路知事有壬有孚字可
行儒學副提舉有儀字可與經筵檢討玄孫顯至明朝成化中
由太僕丞出知南康府明決有才節孫今籍安陽

有壬字可用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關中有警鄰州
聽民出避孩嬰棄道上有壬獨引箭手閉城門守州有追逮胥

文獻通考卷

隸不得至村墮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至治
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罪廉訪副使
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好謙恐其有弊
痛鞭之人畏罪爭剔真為偽筮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
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擒治勢官豪民部內肅然召
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泰定帝至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
鎖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
事王毅高昉橫羅奪爵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冤復職繼上
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
三曰通籍宮禁宜別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修飭
武備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赦權以止變宜再
詔以正名八曰籍沒帖木迭兒諸子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
十曰搏節浮蠹帝多從之泰定元年京畿饑有壬曰民本也不

虧民虧豈虧國邪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飭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偽有漚四十餘年者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大其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使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元統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仍治臺事會福建達魯花赤完卜籍丞相勢宿衛東宮行頗淫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群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非禮也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

文獻通考卷

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豈所謂尊之者邪弗聽中書平章政事徹理帖木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間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為參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當親祠太廟母后虛位徹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沈職當去錢糧當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轉中書左丞三年有獻議開西山金口道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者丞相王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易決足以為害於淺易塞不可行舟 勢高 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避謗稱病歸六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十三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

禦十五策授郡將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營以百數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十五年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兼太子左諭德一日入見太子方臂鷲禽為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致仕二十四年卒年七十入當權臣恣睢時稍忤意輒誅竄有壬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便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善筆札工辭章所著有至正集一百卷謚文忠

高謙字舜臣磁州人兼習儒吏釋褐將仕佐郎常湖路總管致仕加吏部尚書纂述格例百八十冊高傳字起巖為州團練萬戶赴調遇盜邏卒且戰且行已盜悉至傳馳馬引弓射皆中

文獻通考卷

盜懾不敢前援兵不至盜復合攻誘使降傅大罵力戰而死時湯陰劉以忠字恕夫以書生罵賊為賊所刺神保守林州蟻尖砦砦破衣朝衣懷麻投崖死武安韓心淵尹真定掃地王作亂陷城父子俱死難傅舊志曰謙之孫又曰高鳴孫未知孰是

梁貞字幹臣安陽人初為府吏以廉稱中統初父喪廬墓後轉山南東道按察副使以母老棄官歸孝養備至母卒又廬墓遂杜門不與交積二十餘年而卒

梁琮字文玉安陽流寺村人至元五年冬父卒廬墓自負土為墳朝饘暮粥若將終身王總管聞而嘉之起為府吏後以功官至福建路轉運副使作唐律類要六卷農圃纂要四卷官吏須用十六卷從子鐸字振之父喪廬墓與弟鑄五人矢同居時安陽馬仲弼字廷彥趙信皇甫達字天民皆以孝聞居喪廬墓達念母老無棺一日雨後漂巨木至門良材也後遂斂其母云

薛大猷字嘉甫湯陰人已中甲科乃隱教授鄉里著四書講議
元初賈竹字彥清自號乖公才敏麗為文不尚刻削有天平谷
詩曰六峯聳翠白雲閑頓遣幽人眼界寬早晚隨師更深處杖
挑明月一輪寒七十五作頌而卒翟炳字欽夫性坦率亦能詩
效白樂天有鄴臺行君不見黃輝萬丈當塗高築臺鄴下矜雄
豪觚棱直抵霄漢極洪基欲比西山牢危樓曲檻照金碧雲楣
井漭分纖毫美人侍宴悉傾國詞賦詠皆英髦樽前歌舞未知
倦軍中戈戰難忘操四征跋扈尚龍戰三分漢鼎猶鴻毛曹瞞
海內歸神武憐死何為視兒女西陵松柏翠生煙臺上嬋娟泣
如雨銅雀惟餘漳水流金鳳深埋城上土鄴臺咫尺若有靈好
作移文來吊古王鼎字大龜整風儀善書遊林慮詩燕子來時
春已賒海棠開盡未還家醉眠不記東風惡吹起衣中滿落花
當時號曰隆慮三隱

文獻通考卷

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時天旱從侍
御史郭貞讞獄華陰賊李謀兒道殺商賈奪化負十五年至百餘事
獄具乃賂有司謂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搏霄言于貞即尸諸
市天乃大雨累官至浙東宣慰副使所至理冤獄革弊政至正十
一年除濟寧路總管詔從浙江平章教化征豐安兵至合肥定
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皋固始賊復猖獗軍少有大山民砦及
芍陂屯田軍搏霄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皋官軍屯朱家
寺賊至追殺之招降賊衆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
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礮南搏霄麾騎士別渡淺灘
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忽躍馬渡礮揚言曰賊
已敗諸軍皆渡一鼓平之遂復安豐十二年詔搏霄移軍援江
南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計搏霄曰賊創見杭城子女玉帛
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使賊乘銳直趨京

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之搏霄正色曰
可取不取誰任咎拔劔顧諸將曰慢令者斬遂進兵杭城賊迎
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諸軍夾擊之殺賊幾盡
復杭州及餘杭武康德清搏霄受代去徽饒賊復寇於潛行省
假搏霄為參知政事討之搏霄即日引兵至臨安分兵守新溪
進兵破賊虎檻遂復縣治又復昌化昱領降賊將潘大 二千
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
廬舍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
以我為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授以火
礮復約曰旗動礮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十級遂
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先以兵守多
溪既分為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終後會兵搏賊
巢乘勝後安吉以兵守若嶺及黃沙嶺賊率梅元來降又降賊

文獻通考卷

十一人進兵廣德克之平徽州十四年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
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軍糧道乃
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
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
千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西門突出賊後約曰
旗麾即還既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來擊之賊大敗然
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
得至海寧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言于朝曰淮安一失
兩淮皆未易復也宜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自沐陽至沂
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再三十里設一總砦三十里中設一
小砦使斥候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
屯種而食又海寧不通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
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陸運其法每人行十步三十

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十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來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十七年濟南告急命搏霄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般陽賊毛貴等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殺賊衆無遺者詔就陞山東宣慰使

文獻通考卷

都元帥有疾其功者潛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從卜蘭溪同征益都搏霄曰我去濟南必失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十八年濟南陷搏霄方駐兵南皮魏家莊毛貴兵至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兵戰而賊衆突至執搏霄殺之是日昂霄亦死事聞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

明朝郭資字存性武安人舉進士改庶吉士戶部主事祠祭員外郎僉都御史北平布政時成祖未起兵在潛邸數見愛後請難南下屬資居守撫兵輯民給糧餉不乏永樂初論功晉戶部尚書仍掌布政事賞賚視伯爵已改北京刑部尚書改戶部仁宗初加太子太師蹇義夏原吉數短於仁宗謂資偏執常格恩澤請罷資仁宗意不然間以語太學士楊士奇曰昔先皇興義旅及吾與居守皆得資力其人亦材且誠今必如二臣請是吾

危則任人安即棄之吾誠不忍士奇對曰故舊無大故不棄此
延皇上盛德顧資彊毅人不得干以私但今詔勅所蠲租資必
責有司依歲額徵此大過誠如二臣言然耿介守廉仁宗曰吾
在此復有原吉與同事彼雖偏執莫能行也已竟罷政事賜璽
書歸武安資歸踰月仁宗念之不已間謂士奇等曰無使大臣
怨乎不以資其謂我何命戶部給半俸復其家

宣皇嗣位詔起資為戶部尚書免朝謁資視事勤雖大風雨不
避僚吏敬憚性木彊意所安者雖刀鑊無能屈喜辯論每厲聲
色與人爭勝所居在馬莊村顏垣朴舍未嘗治第城府卒之日
家無餘財年七十三卒追封湯陰伯謚忠襄

蘭從善字從善磁州人山東陵縣教諭遷揚州府學教授

宣皇為皇太孫志慕堯舜

文皇帝擇天下名儒輔之中選者毋得拘階序從善召授翰林

文獻通考卷

編修與王直錢習禮十五人日侍講讀從善端行親重所論上
皆帝王道經先師孔子定者閱十年從善遷贊善

宣皇為皇太子從善自侍讀遷洗馬

宣皇嗣位同事者皆遷顯要甚者即拜尚書而從善獨與王直
留滯不調遷者得志逞氣勢赫赫從善日坐東閣中細書暇
則取秘書讀遇休沐與柳菴公載酒郊遊覽勝賦詩意泊如也
又數年以久次遷學士上方嚮學從善以舊臣見信用每進
講多鄉音上曰久宦不改其素從善其君子哉年七十援例
求謝事上慰留之又四年乃得請還郡而卒

高敏道安陽人太學生特授禮科給事中官至大理少卿以公
正稱俗傳高公疾革途人見高公擁旌蓋衣緋乘馬出已而公
卒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初為監察御史遷江西按察副使按察使

山西布政使璞剛介有治才所在著稱在江西時民娶婦三日
矣婿婦往拜其家婿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
婿不勝榜掠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獄成
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尸非深怨者不如是也彼初昏方燕好
胡乃爾爾出囚問曰爾辭信乎囚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
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關網常萬一其
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污名又枉死於理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
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
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內窺璞令人召入
曰爾羽客胡為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
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在
山西時議修堯廟一夕大風拔木積廟前皆棟梁材後進工部
尚書正統戊辰河決滎陽經漕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隄

文獻通考卷

入于海命璞治之河決口塞明年己巳處州盜起命璞討平之
景泰辛未也先寇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璞充餉勒兵修垣
守險邊事一一籌度任餉如兼兵者然康定帝賜璽書曰爾忠
勤善謀素為邊人信故爾命事平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丙
子湖廣猫叛民李珍魏玄冲往為用道之寇掠作讖文湖湘訛
言騰民用大擾又命璞往璞以計生得珍玄冲檻送京師猫平
還治部事數年致仕天順庚 一夕大學士李賢謂曰石
璞純臣也聞其尚健然貧為我以璽書召來璞至京伏闕召見
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英宗曰吾賜爾緋玉徹乎璞叩頭
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臣自分填溝壑矣及詔至臣自
知亡他途必臣有罪當誅謹耳帝說是時璞微曠乃命掌南京
都察院事成化初致仕歸五年卒後渠子曰銑正德初奉內旨
充纂孝皇實錄參對官見國史載石公功今求諸其家亡有也

長老道公數事載之足見其素概石公在山西其夫人與諸僚妻燕歸愠曰彼多金珠綺采吾布裙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石公曰爾何坐曰席首石公曰使吾墨干憲汝安得居此座且吾素不妻子故宦彼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罷者石公自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僕行署居後竟不能治第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予少聞城西孫平村高平渠南有石尚書別業已卯春始過焉傍岸作屋三楹庠甚且闔屋左茅舍垣內僅一畝予訊其老僕屋即公居蓋瓦則易之婁矣公歸買田僅百畝其孫貧四十畝售朱氏安陽某自典史歸石公許往其家盛治具几上陳銀卣前列金杯十餘公見之問曰爾宦幾年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奪職石公曰使吾治爾爾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羅綺字尚絅磁州人宣德庚戌進士授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

文獻通考卷

刑部左侍郎使北庭還時松潘蠻叛董卜韓胡都指揮克羅俄監粲攻下雜谷奪其安撫司印土豪王永陷關堡殺人取貨都御史寇深不能治時上降璽書命綺代之綺雄偉有謀能斷出奇取捷十不失一開布恩信臨以兵威末期克羅俄監粲悔過獻印禽永族之松潘皆山巖業羅偵盜得利即奔巖洞匿水箐深不可測餉道出兩山間絕艱險民負載餉五致 群番伺隙出輒奪米去綺曰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國師綽領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令統兵夜銜枚分道搗賊巢綺亦介胄從之火且攻破撲爬諸寨禽劇賊卓勞阿兒結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剔體面一切以簡易治與接杯酒懽番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後改副都御史亦坐是罷歸綺博學多智能屬文然少繩檢既還磁滄水西作綠野堂號煮詩道人綺與鄉民王俊不相能俊如京告綺前在松番受番人金暨器具

詔奪綺官籍其家

李和字本中安陽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論事忤旨廷杖幾死遷都給事中通政司參議右通政每居一官積年不徙成化末李孜省以左道進而大臣竟樹黨中官梁方等用事最後萬喜有寵士夫躁進者各擇從朝合夕遷靜正淹滯卿有齊姓者閔和久次謂曰公常恬如將俟河清邪今諸貴人亦素敬愛公持二帕贊造請食頃耳謝曰吾譬之屢黑髮守節皓首乃求聘乎退謂所親曰吾見附人者有害亡利是時有郎中素結倡優進欲為通政乃傳旨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以彼代和至戶部六閱月而卒和豐貌恢量雖倉卒言色固躁喜愠莫顯然內含獨朗事低昂及人賢不肖不失分寸父光道得痿疾彌年和自奉養躬上溺器久益虔儉薄不計生產子華少好俠稍侈和每責之曰由奢入儉難爾少安閑老必辛苦善說中

文獻通考卷

庸姚夔嘗稱之曰不競不激含蓄光景如澄淵亡波自瑩珠玉後渠子曰銑先親李公長女也銑猶及見李公家君居貧時李公知家君賢妻之先親嘗言鄉里先輩李文達耿清惠皆與李公善謂李公量如忠獻公嗟乎恨銜風木感切渭陽沒吾身焉爾矣

甯靖字子安湯陰人質直而果取與峻潔以推官遷知澤州致仕卒年六十

劉潺字宗瀾安陽人世居城東太保村年十七始入邑庠學主張祥潺禮敬祥後貴顯不解天順丁丑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分祿養親四時着布袍出止乘驢湖廣都御史翁世資與都指揮訟 詔潺往會御史焦顯治顯欲歸獄于指揮潺曰如公言何名為法卒坐世資遷郎中京師富官家兄弟爭襲名重賂累年不決至是賂潺潺持金白于司寇乃竟事晉浙江參議進士盧

某暴其鄉潺案問除名再改陝西鄜民寇氏關中大猾也鄆民寇扁頭與其祖適戍者寇扁都名相近遂竄軍籍潺閱籍疑之卒驗實軍歸寇氏遷參政再遷四川布政使却宣慰楊氏金台為順天府尹道出褒城流民入蜀就食守關吏不許潺令弛禁遷都御史巡撫遼東弘治初致仕歸太保自課童僕耕時兩子舉於鄉日校授諸孫所誦書春秋祭墓必泣淳切質直亡華言雖幼賤與均禮弘治乙丑疾革遺命毋干恩澤作墳擾鄉里卒年七十有八

翟政字以德安陽人少穎悟越人同舍生傅萬學士詩義數百篇甚珍愛每夜俟諸生寢始出而誦之政立戶外竊聽盡憶景泰甲戌舉進士授大理評事晉山西僉事李都御史者嘗坐事詔廷臣案之廷臣下政勘政以實報都御史幾失秩吏部汰省府官都御史署政考下下曰雖任風憲亡能激揚遂罷政政

文獻通考卷

不能平曰上官過固當覆如欺君何古以忠賞今罰吾忠吾君安得聞遂 奏辯 詔令致仕政歸貧甚守志不干謁日坐庭中誦書學詩取古帖臨寫政質直言不依阿行無藻飾居鄉幾四十年而卒

周晟字德明涉人後籍安陽父顯素長厚由教諭至鴻臚卿居喪盡禮鶴栖其塋晟警敏溫典迎事而決處已在剛柔間當是非利害叢至善避巽故多敬愛晟年十九舉鄉試景泰甲戌進士試刑部政司寇持法嚴少當意者晟年才踰冠鞠情上讞分析輕重各如司寇意所出遂 疏請晟為主事天順庚辰自主事遷永平知府年三十有二政尚寬大課民樹麥貧民子暨女過時不能昏召富民安才等令以貲資貧各得願焉郡中滯訟幾千人數日決遷湖廣右參政再改山東遷按察使江西布政使南北異風而晟酌勢權情合規中度名在縉紳間籍甚晟弟

五人相友愛其治經者皆經晟指授少弟景尚主極貴盛見晟
俛容曲禮亡急晟亦以是不得任卿佐居母喪既禫而卒年五
十一

景字德章美姿貌廉靖詳雅天順辛巳選尚 重慶公主叔兄
冕又舉鄉試第一人周氏鼎貴聞于 重慶主

憲宗同母女兄寵愛亡與比賜金珠玉帛山積而景持儒行篤
好文史能為詩日從翰林名公請業受益奉賓客器用磁漆脯
修取諸市中三子侍側獻觴布席竟日不敢休贈遺諸兄暨諸
從子不虛歲後掌宗人府事弘治乙卯卒年五十子忠錦衣指
揮使孝都指揮使賢指揮同知庠千戶

李顯字道彰安陽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出事吉王
後拜長史再改楚府弘治辛亥卒年五十一顯介特有志不輕
下人士舉進士即圖陟要地富貴可躡致而長史終身事藩邸

文獻通考卷

當選授時多稱病避或託貴勢請免顯曰士筮仕即擇便利邪
必如公等顧令王孤立乎往就選果用在楚府放逐豪猾官田
稅改令謹厚者掌奸人訟指揮於某受賕顯直其罔某夜持金
謝顯叱却之顯居鄉村時歲大凶日以糜藥給饑暨病在楚歲
又凶出俸金寄親戚少與張文友文死顯葬之事其兄如文從
顯遊者為徐憲知名

徐憲字振綱安陽天池人成化戊戌舉進士授松江推官松江
天下稱饒而民頗狡憲以約已推誠為治張弼稱之曰繁華固
動用刑宜俗民亦稱曰徐青天大說服有盜牛者以火刀更其
角莫辯也憲令縱牛入野牛奔主家闌中乃治盜罪入內臺為
御史出按甘肅番貢獅子憲令守關者勿納上疏言獅子異物
受之則番生玩心况日食牛羊百 杠之昔武王受獒召公戒
曰細行能累大德往者番貢獅子受之故敢再貢彼蓋窺我好

尚矣却之便時例贖徒者并贖杖憲 奏流之罪三贖米四十石而止雜犯死罪不踰五十石今增贖杖法則三年者米至四四十五石矣是雖輕於死而實重於流也憲以親老謝病歸天
天池卒年五十一

樊凱字大振安陽大韓村人少給役至縣令見其狀貌驚令學凱身長玉立美須髯成化初選尚 廣德公主凱與周景同鄉主行又同凱慕景為人襲其行事景傾心與友凱亦能為詩成化丙午命統禁兵日介胄升殿侍衛正德初劉瑾用事自公卿以下莫不折節而凱獨不屈嘗曰凱幸託主為朝廷肺腑戚縱自輕奈辱主何所統卒王某者瑾鄉人也有心疾凱數掠治某知瑾惡凱正書瑾出東華門將肩輿某稱冤狀列凱受禁卒金且多私役者遂罷凱侍衛凱善論事有康濟心今附其一二河間諸郡民貧役苦又繁生子越兩人即闔之是時貴倖者在諸

文獻通考卷

郡子弟列土封伯廝養富埒卿相民異俸每歲終禮部納用數千人不與者猶數千人部中譁自尚書以下反避匿凱曰此已無家故志意蘊憤誠得發遣使事藩王嚴禁後勿得闔不二年此患息也論團營軍曰軍大半私役矣不即受錢代人役或負擔以生遠操弱弓敗矢取具臨時食頃罷一旦有緩急非但不可賴亦不能集宜於都城東曠郊指揮以下將兵居各立保伍毋得他出給兵符為信且守且練有事命往統之斯強幹而制枝矣子琦瑤具錦衣指揮同知琮百戶安陽人又有李讓李堅宣德中皆尚 王子孫亡居安陽者其世莫得而詳也
郭本安陽人天順辛巳母張氏歿本哀毀幾死既葬廬墓次飯菜飲水負土起墳又作土臺高一丈曰思親 詔表門
列女王氏永和人進士郭丙妻金南遷丙避亂居杞縣兵渡河夫婦相失王氏暨其少女被掠泣謂女曰今夕不死被辱矣吾

勢不能顧汝守者稍緩入河死亂定而還鄉里感其義終身線居

許氏湯陰人有壬從女趙洙妻也元末洙為遼陽副提舉城陷洙罵賊死賊欲妻許氏許氏大哭罵曰吾家皆死汝手吾恨不得菹醢汝尚何言遂遇害

馬氏名瑞香湯陰人少讀論語列女傳通大義父母愛之不欲遠適擇儒生薛穀委禽焉穀拙於家人事不稱婦翁意數譙讓穀自求離去時瑞香年二十有二生女矣居三年父母欲嫁之乃入室為書道志曰禮不再醮義失不以身再事人不聽納采有日矣瑞香衣綺冶容佯若自得伺隙入井死父母驚悼出之懷片紙乃訣辭也曰適人不義違親不孝死以全義亦所以報罔極其父母大恨悔

元末遇盜不辱者安陽段氏郎中高格妻邢氏韓軌妻蕭氏杜原妻湯陰

文獻通考卷

高氏劉貞妻磁安氏參知政事王時妻諡莊潔

明興易氏安陽人焦三妻三沒易氏年二十餘將治棺謂匠氏

曰吾夫頗有衣今欲盡祿之可大其制棺成入室縊死遂同棺

歛焉又有楊氏韓士能妻陳氏李諒妻馬氏王從義妻樊氏李榮妻湯陰

氏韓璠妻又臨漳陳氏齊禎妻磁于氏韓戶吳妻都氏袁昇妻武氏梅璣妻

妻皆奉 詔表門武安有高小梅正德辛未薊盜劉七寇晉六

月六日下太行突至武安小梅年十有六有姿色盜執之擁小梅上馬小梅瞋目罵賊露刃脅之曰汝今死目前耳趨上馬從我小梅益怒罵曰殺則任爾無望爾得妻我也時張郃二生在旁賊顧曰殺此女為令遂死事已得請閱十年知縣周傳至始樹表今彰德衛軍餘王輔妻楊氏輔死年才二十一守節嚴雖至親莫得面見嘉靖初蒙 旌立坊

義民元 劉讓 字仁甫安陽 人六世同居闔門四十餘口歡然

亡間太德元年表門

任天祐武安人行履忠信子孫七十餘人毋敢私畜四世同居
泰定三年表門

大明鄭貴湯陰小元人五世同居鄭氏皆朴重亡欺詐貴弟祥
尤茂行每治賈歸錢帛委地妻子毋敢私尺寸年幾九十而卒

文獻通考卷